

新唐書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# 新唐書

第

七

冊

卷九八至卷一三一(傳)

中華書局

# 唐書卷九十八

## 列傳第二十三

王珪

燾

薛收

元超

元敬

稷

伯陽

馬周

載

韋挺

待價

武

萬石

王珪字叔玠。祖僧辯，梁太尉、尚書令。父顓，北齊樂陵郡太守。世居鄆。性沈澹，志量隱正，恬於所遇，交不苟合。隋開皇十三年，召入祕書內省，釐定羣書，爲太常治禮郎。季父頤，通儒有鑒裁，尤所器許。頤坐漢王諒反，誅，珪亡命南山十餘年。

高祖入關，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。建成爲皇太子，授中舍人，遷中允，禮遇良厚。太子與秦王有隙，帝責珪不能輔導，流嶺州。太子已誅，太宗召爲諫議大夫。帝嘗曰：「正主御邪臣，不可以致治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可以致治。唯君臣同德，則海內安。朕雖不明，幸諸公數相諫正，庶致天下於平。」珪進曰：「古者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諫不用，則相繼以死。今陛下開聖德，收采芻言，臣願竭狂瞽，佐萬分之一。」帝可，乃詔諫官隨中書、門下及三

品官入閣。珪推誠納善，每存規益，帝益任之。封永寧縣男、黃門侍郎，遷侍中。

它日進見，有美人侍帝側，本廬江王瑗姬也。帝指之曰：「廬江不道，賊其夫而納其室，何有不亡乎？」珪避席曰：「陛下以廬江爲是邪？非邪？」帝曰：「殺人而取妻，乃問朕是非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齊桓公之郭，問父老曰：『郭何故亡？』曰：『以其善善而惡惡也。』公曰：『若子之言，乃賢君也，何至於亡？』父老曰：『不然，郭君善善不能用，惡惡不能去，所以亡。』今陛下知廬江之亡，其姬尚在，竊謂陛下以爲是。審知其非，所謂知惡而不去也。」帝嗟美其言。

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，伎不進，數被讓。珪與溫彥博同進曰：「孝孫脩謹士，陛下使教女樂，又責譙之，天下其以士爲輕乎！」帝怒曰：「卿皆我腹心，乃附下罔上，爲人游說邪？」彥博懼，謝罪，珪不謝，曰：「臣本事前宮，罪當死，陛下矜其性命，引置樞密，責以忠効。今疑臣以私，是陛下負臣，臣不負陛下。」帝默然慙，遂罷。明日，語房玄齡曰：「昔武王不用夷齊，宣王殺杜伯，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。朕夙夜庶幾于前聖，昨責珪等，痛自悔，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！」

時珪與玄齡、李靖、溫彥博、戴胄、魏徵同輔政。帝以珪善人物，且知言，因謂曰：「卿標鑒通晤，爲朕言玄齡等材，且自謂孰與諸子賢？」對曰：「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爲，臣不如

玄齡；兼資文武，出將入相，臣不如靖；數奏詳明，出納惟允，臣不如彥博；濟繁治劇，衆務必舉，臣不如胃；以諫諍爲心，恥君不及堯舜，臣不如徵。至潔濁揚清，疾惡好善，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。」帝稱善。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，謂之確論。

進封郡公。坐漏禁近語，左除同州刺史。帝念名臣，俄召拜禮部尙書兼魏王泰師。王見之，爲先拜，珪亦以師自居。王問珪何以爲忠孝，珪曰：「陛下，王之君，事思盡忠；陛下，王之父，事思盡孝。忠孝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。」王曰：「忠孝既聞命矣，願聞所習。」珪曰：「漢東平王蒼稱『爲善最樂』，願王志之。」帝聞，喜曰：「兒可以無過矣！」

子敬直，尙南平公主。是時，諸主下嫁，以帝女貴，未嘗行見舅姑禮。珪曰：「主上循法度，吾當受公主謁見，豈爲身榮，將以成國家之美。」於是，與夫人坐堂上，主執笄盥饋乃退。其後公主降，有舅姑者備禮，本於珪。

十三年，病，帝遣公主就第省視，復遣民部尙書唐儉增損藥膳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帝素服哭別次。詔魏王率百官臨哭，贈吏部尙書，諡曰懿。

珪少孤且貧，人或饋遺，初無讓。及貴，厚報之，雖已亡，必酬贍其家。性不苛察，臨官務舉綱維，去甚不可者，至僕妾亦不見喜愠。奉寡嫂，家事咨而後行。教撫孤姪，雖其子不過也。宗族匱乏，周卹之，薄於自奉。獨不作家廟，四時祭于寢，爲有司所劾，帝爲立廟媿

之，不罪也。世以珪儉不中禮，少之。

始，隱居時，與房玄齡、杜如晦善，母李嘗曰：「而必貴，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，而試與偕來。」會玄齡等過其家，李闕大驚，敕具酒食，歡盡日，喜曰：「二客公輔才，汝貴不疑。」

敬直封南城縣男，後坐交皇太子承乾，徙嶺外。

珪孫熹、旭。

熹，性至孝，爲徐州司馬。母有疾，彌年不廢帶，視絮湯劑。數從高醫游，遂窮其術，因以所學作書，號外臺祕要，討繹精明，世寶焉。歷給事中、鄴郡太守，治聞於時。旭，見酷吏傳。

薛收字伯褒，蒲州汾陰人。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，出繼從父孺。年十二，能屬文。以父不得死於隋，不肯仕，郡舉秀才，不應。聞高祖興，遁入首陽山，將應義舉。通守堯君素覺之，迎置其母城中，收不得去。及君素東連王世充，遂挺身歸國。房玄齡亟言之秦王，王召見，問方略，所對合旨，授府主簿，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。是時方討世充，軍事繁綜，收

爲書檄露布，或馬上占辭，該敏如素構，初不竄定。

竇建德來援，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，收獨曰：「不然。世充據東都，府庫盈衍，其兵皆江淮選卒，正苦乏食爾，是以求戰不得，爲我所持。今建德身總衆以來，必飛轂轉糧，更相資哺。兩賊連固，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。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，浚其溝防，戒毋出兵。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皋，厲兵按甲，邀建德路。彼以疲老，當吾堂堂之鋒，一戰必舉。不旬日，二賊可縛致麾下矣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遂禽建德，降世充。

王入觀隋宮室，且嘆煬帝無道，殫人力以事夸侈。收進曰：「峻宇彫牆，殷辛以亡；土階茅茨，唐堯以昌。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，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。後主曾不是察，奢虐是矜，死一夫之手，爲後世笑，何此之能保哉？」王重其言。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。從平劉黑闥，封汾陰縣男。嘗上書諫王止畋獵，王答曰：「覽所陳，知成我者卿也。明珠兼乘，未若一言，今賜黃金四十挺。」

武德七年，寢疾，王遣使臨問，相望於道。命輿疾至府，親舉袂撫之，論敘生平，感激涕泗。卒，年三十三。王哭之慟，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：「吾與伯褒共軍旅間，何嘗不驅馳經略，款曲襟抱，豈一朝成千古也。且家素貧而子幼，善撫安之，以慰吾懷。」因遣使弔祭，贈帛三百段。其後圖學士像，歎其早死不得與。既卽位，語房玄齡曰：「收若在，朕當以中

書令處之。」又嘗夢收如平生，賜其家粟、帛。貞觀七年，贈定州刺史。永徽中，又贈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

子元超，九歲襲爵。及長，好學，善屬文。尚巢王女和靜縣主，累授太子舍人。高宗卽位，遷給事中，數上書陳當世得失，帝嘉納。轉中書舍人、弘文館學士。省中有盤石，道衡爲侍郎時，常據以草制，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。以母喪解，奪服授黃門侍郎、檢校太子左庶子。所薦豪俊士，若任希古、高智周、郭正一、王義方、孟利貞、鄭祖玄、鄧玄挺、崔融等，皆以才自名於時。

累拜東臺侍郎。李義府流嶺州，舊制，流人不得乘馬，元超爲請，坐貶簡州刺史。歲餘，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，流嶺州。上元初，赦還，拜正諫大夫。三年，遷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帝校獵溫泉，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。元超奏：「夷狄野心，而使挾兵在圍中，非所宜。」帝納可。嘗宴諸王，召元超與，從容謂曰：「任卿中書，寧藉多人哉！」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。帝幸東都，留輔太子監國，手敕曰：「朕留卿，若失一臂。」顧太子未習庶務，關中事，卿悉專之。」時太子射獵，詔得入禁籞，故太子稍怠政事。元超諫曰：「內苑之地，繚叢薄，冒翳

蒼，絕磴險塗。殿下截輕禽，逐狡兔，銜橛之變，詎無可虞？又戶奴多反逆餘族，或夷狄遺醜，使兇謀竊發，將何以禦哉？夫爲人子者，不登高，不臨深，謂其近危辱也。天皇所賜書戒丁寧，惟殿下罷馳射之勞，留情墳典，豈不美歟！帝知之，遣使厚賜慰其意，召太子還東都。

帝疾劇，政出武后。因陽暗，乞骸骨。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贈光祿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

子曜，聖曆中，附會張易之，官正諫大夫。

元敬，隋選部郎邁之子，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，世稱「河東三鳳」。收爲長離，德音爲鷺鷥，元敬年最少，爲鴈鵠。武德中，爲祕書郎、天策府參軍，直記室、文學館學士。是時，收與房、杜處心腹之寄，更相結附。元敬謹畏，未嘗申款曲。如晦嘆曰：「小記室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！」秦王爲皇太子，除舍人。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，而元敬掌文翰，號稱職。卒于官。

稷字嗣通，道衡曾孫。擢進士第。累遷禮部郎中、中書舍人，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，俱

以辭章自名。景龍末，爲諫議大夫、昭文館學士。初，貞觀、永徽間，虞世南、褚遂良以書顯家，後莫能繼。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、褚書，故銳精臨做，結體遒麗，遂以書名天下。畫又絕品。

睿宗在藩，喜之，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。及踐阼，遷太常少卿，封晉國公，實封三百戶。會鍾紹京爲中書令，稷諷使讓，因入言於帝曰：「紹京本胥吏，無素才望，今特以勳進，師長百僚，恐非朝廷具瞻之美。」帝然之，遂許紹京讓，改戶部尚書。翌日，遷稷黃門侍郎，參知機務。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，罷爲左散騎常侍。歷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。帝以翊贊功，每召入宮中與決事，恩絕羣臣。竇懷貞誅，稷以知本謀，賜死萬年獄，年六十五。

伯陽爲駙馬都尉、安邑郡公，別食實封四百戶。稷死，坐貶晉州員外別駕，又流嶺表，自殺。

伯陽子談，尚玄宗恆山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光祿員外卿。

馬周字賓王，博州在平人。少孤，家窶狹。嗜學，善詩、春秋。資曠邁，鄉人以無細謹，

薄之。武德中，補州助教，不治事。刺史達奚恕數咎讓，周乃去，客密州。趙仁本高其才，厚以裝，使入關。留客汴，爲浚儀令崔賢所辱，遂感激而西，舍新豐，逆旅主人不之顧，周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獨酌，衆異之。至長安，舍中郎將常何家。

貞觀五年，詔百官言得失。何，武人，不涉學，周爲條二十餘事，皆當世所切。太宗怪問何，何曰：「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馬周教臣言之。客，忠孝人也。」帝卽召之，間未至，遣使者四輩敦趣。及謁見，與語，帝大悅，詔直門下省。明年，拜監察御史，奉使稱職。帝以何得人，賜帛三百段。周上疏曰：

臣每讀前史，見賢者忠孝事，未嘗不廢卷長想，思履其迹。臣不幸早失父母，犬馬之養，已無所施；顧來事可爲者，惟忠義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，歸于陛下。陛下不以臣愚，擢臣不次。竊自惟念無以論報，輒竭區區，惟陛下所擇。

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，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。東宮，皇太子居之，而在內；大安，至尊居之，反在外。太上皇雖志清儉，愛惜人力，陛下不敢違，而蕃夷朝見，四方觀聽，有不足焉。臣願營雉堞門觀，務從高顯，以稱萬方之望，則大孝昭矣。

臣伏讀明詔，以二月幸九成宮。竊惟太上皇春秋高，陛下宜朝夕視膳。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，非能旦發暮至也。萬有一太上皇思感，欲卽見陛下，何以逮之？今

茲本爲避暑行也，太上皇留熱處，而陛下走涼處，溫清之道，臣所未安。然詔書既下，業不中止，願示還期，以開衆惑。

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，遂貽子孫，世守其政。竊惟陛下之意，誠愛之重之，欲其裔緒承守，與國無疆也。臣謂必如詔書者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貴之，何必使世官也？且堯舜之父，有朱均之子。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，兆庶被殃，國家蒙患。正欲絕之，則子文之治猶在也；正欲存之，則欒黶之惡已暴也。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，寧割恩於已亡之臣，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，適所以傷之也。臣謂宜賦以茅土，疇以戶邑，必有材行，隨器而授。雖幹闥非疆，亦可以免累。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終全其世者，良得其術也。願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得奉大恩，而子孫終其福祿也。

臣聞聖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爲本，故曰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」，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，孔子亦言「吾不與祭如不祭」，是聖人之重祭祀也。自陛下踐祚，宗廟之享，未嘗親事。竊惟聖情，以乘輿一出，所費無藝，故忍孝思，以便百姓。而一代史官，不書皇帝入廟，將何以貽厥孫謀，示來葉邪？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，然聖人訓人，必以己先之，示不忘本也。

臣聞致化之道，在求賢審官。孔子曰：「惟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。」是言慎舉之爲重

也。臣伏見王長通、白明達、本樂工、興阜、雜類；韋槃提、斛斯正，無他材，獨解調馬。雖術踰等夷，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。今超授高爵，與外廷朝會，騶豎倡子，鳴玉曳履，臣竊恥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，尙宜不使在列，與士大夫爲伍。

帝善其言，除侍御史。又言：

臣歷觀夏、商、周、漢之有天下，傳祚相繼，多者八百餘年，少者猶四五百年，皆積德累業，恩結於人，豈無僻王，賴先哲以免。自魏、晉逮周、隋，多者五六十年，少者三二十年而亡。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，當時僅能自守，後無遺德可思，故傳嗣之主，其政少衰，一夫大呼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積德日淺，固當隆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，使恩有餘地，爲子孫立萬世之基，豈特持當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聖主，雖因人設教，而大要節儉於身，恩加於人，故其下愛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卜祚遐長，而禍亂不作也。今百姓承喪亂之後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，而徭役相望，兄去弟還，往來遠者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無休時。陛下雖詔減省，而有司不得廢作，徒行文書，役之如故。四五年來，百姓頗嗟怨，以爲陛下不存養之。堯之茅茨土階，禹之惡衣菲食，臣知不可復行於今。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，集上書囊以爲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；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，特詔除之，所以百姓安樂。至

孝武帝雖窮奢極侈，承文、景遺德，故人心不搖。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時代差近，事迹可見。今京師及益州諸處，營造供奉器物，并諸王妃主服飾，皆過靡麗。臣聞昧且不顯，後世猶怠，作法於治，其弊猶亂。陛下少處人間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敗，目所親見，尙猶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長深宮，不更外事，卽萬歲後，聖慮之所當憂也。

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，聚爲盜賊，其國無不卽滅，人主雖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脩政教，當脩之於可脩之時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，無益也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，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，而不知其身之失。故紂笑桀之亡，而幽、厲笑紂之亡，隋煬帝又笑齊、魏之失國也。今之視煬帝，猶煬帝之視齊、魏也。

往貞觀初，率土霜儉，一匹絹纔易斗米，而天下帖然者，百姓知陛下憂憐之，故人自安無謗讟也。五六年來，頻歲豐稔，一匹絹易粟十餘斛，而百姓咸怨，以爲陛下不憂憐之。何則？今營爲者，多不急之務故也。自古以來，國之興亡，不由積畜多少，在百姓苦樂也。且以近事驗之，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，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，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。向使洛口、東都無粟帛，王世充、李密未能必聚大衆。但貯積者，固有國之常，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，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？

夫儉以息人，貞觀初，陛下已躬爲之，今行之不難也。爲之一日，則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勞，而用之不息，萬一中國水旱，而邊方有風塵之警，狂狡竊發，非徒旰食晏寢而已。古語云：「動人以行不以言，應天以實不以文。」以陛下之明，誠欲厲精爲政，不煩遠采上古，但及貞觀初，則天下幸甚。

昔賈誼謂漢文帝云：「可痛哭及長歎息者」，言當韓信、王楚、彭越、王梁、英布、王淮南之時，使文帝卽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：「賴諸王年少，傳相制之，長大之後，必生禍亂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。」臣竊觀今諸將功臣，陛下所與定天下，無威略振主如韓、彭者；而諸王年並幼少，縱其長大，陛下之日，必無他心，然則萬代之後，不可不慮。漢、晉以來，亂天下者，何嘗不在諸王。皆由樹置失宜，不豫爲節制，以至滅亡。人主豈不知其然，溺於私愛爾。故前車既覆，而後車不改轍也。今天下百姓尙少，而諸王已多，其寵遇過厚者，臣愚慮之，非特恃恩驕矜也。昔魏武帝寵陳思王，文帝卽位，防守禁閉同獄囚焉。何則？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武帝寵陳思王，適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身食大國，何患不富，而歲別優賜，曾無限極。里語曰：「貧不學儉，富不學奢。」言自然也。今大聖創業，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，當制長久之法，使萬代奉行。

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。必也使百姓安樂，在刺史、縣令爾。縣令既衆，不可皆賢，

但州得良刺史可矣。天下刺史得人，陛下端拱巖廊之上，夫復何爲？古者郡守、縣令皆選賢德，欲有所用，必先試以臨人，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。今獨重內官，縣令、刺史頗輕其選。又刺史多武夫勳人，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；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，其次乃補邊州。而以德行才術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在于此。

疏奏，帝稱善。擢拜給事中，轉中書舍人。

周善敷奏，機辯明銳，動中事會，裁處周密，時譽歸之。帝每曰：「我輩不見周卽思之。」岑文本謂所親曰：「馬君論事，會文切理，無一言可損益，聽之纒纒，令人忘倦。蘇、張、終、賈正應此耳。然鳶肩火色，騰上必速，恐不能久。」俄遷治書侍御史，兼知諫議大夫，檢校晉王府長史。王爲皇太子，拜中書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十八年，遷中書令，猶兼庶子。時置太子司議郎，帝高其除。周歎曰：「恨吾資品妄高，不得歷此官。」帝征遼，留輔太子定州。及還，攝吏部尙書，進銀青光祿大夫。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：「鸞鳳沖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」

周病消渴連年，帝幸翠微宮，求勝地爲構第，每詔尙食具膳，上醫使者視護，躬爲調藥，太子問疾。疾甚，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，曰：「管、晏暴君之過，取身後名，吾不爲也！」二十

二年卒，年四十八，贈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初，帝遇周厚，周頗自負。爲御史時，遣人以圖購宅，衆以其興書生，素無貲，皆竊笑。它日，白有佳宅，直二百萬，周遽以聞，詔有司給直，并賜奴婢什物，由是人乃悟。周每行郡縣，食必進雞，小吏訟之。帝曰：「我禁御史食肉，恐州縣廣費，食雞尙何與？」榜吏斥之。及領選，猶廢淺儀令。

先是，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，後置鼓代之，俗曰「鑿鑿鼓」；品官舊服止黃紫，於是三品服紫，四品五品朱，六品七品綠，八品九品青；城門入由左，出由右；飛驛以達警急；納居人地租；宿衛大小番直；截驛馬尾；城門、衛舍、守捉士，月散配諸縣，各取一，以防其過；皆周建白。自周亡，帝思之甚，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。高宗卽位，追贈尙書右僕射、高唐縣公。垂拱中，配享高宗廟庭。

子載，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，與裴行儉分掌選事，言吏部者稱裴馬焉。終雍州長史。

贊曰：周之遇太宗，顧不異哉！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，若素宦于朝、明習憲章者，非王佐才，疇以及茲？其自視與築巖、釣渭亦何以異！迹夫帝銳于立事，而周所建皆切一時，以明佐聖，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，恨相得晚，宜矣。然周才不逮傳說、呂望，使後世未有述焉，